

日本天皇汉诗初探

——以天皇制变迁为基本视角

严明 赵光怡*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日本天皇不仅在政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日本早期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引领作用。平安时代以降, 随着政治权力的衰微以及文坛主导地位的转移等诸多因素的变化, 世人对天皇汉诗作品的关注度也逐渐下降, 但实际上历代天皇仍然有许多创作成果存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将天皇当作一个汉文学创作的特殊群体来进行考察。笔者在整理历代天皇汉诗的过程中, 尝试从天皇的特殊地位出发, 探究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天皇御制汉诗中反映出来的皇权的变化, 以及这种变化对天皇汉诗创作风貌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皇权; 日本汉诗; 嵯峨天皇; 后花园天皇; 大正天皇

中图分类号: I3/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Japanese Emperors' Chinese Poems
——Taking the changes of the emperor system as the basic perspective

YAN Ming, ZHAO Guangy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Japanese emperors not on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s, but also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Japanese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the Heian period, with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transfer of dominance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the emperors' Chinese poetry has gradually declined, but in fact, many creative achievements of successive emperors still surviv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examined the emperors as a special group of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e Chinese poems of successive emperor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imperial power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poems of the empero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Japan,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creation style of the emperors' Chinese poetry.

Keywords: Japanese imperial power, Japanese Chinese poetry, Emperor Saga, Emperor Gozono, Emperor Taisho

天皇制是日本政治制度的显著特色之一。“天皇”这一称号第一次出现在日本史书中, 是在《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条——遣隋史小野妹子来华所携国书中的“东天皇敬白西皇帝”^①。但现今研究界多数学者根据目前的历史材料和出土文物推测, “天皇”被正式用作日本君主的称号应当始于天武朝前后。^[1]与“天皇”号的启用同步发展的, 是日本政治制度的进步与完善。公元 645 年大化改新之后, 日本逐渐从奴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 建立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此后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 日本古代天皇制大致经历了天皇专制、贵族官僚专权及幕府将军专权三个阶段^{[2](P15)}。尽管各个时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君臣权力的此起彼伏, 但从宏观上来看, 天皇的权力只是在这一制度确立的前期经历了短暂的辉煌, 从平安中后期便开始走下坡路, 天皇大权旁落成为日本政治的常态。直到明治维新确立起近代君主立宪制政体后, 天皇才重新回到权力的中心。但无论天皇的权力如何变化, 在日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天皇始终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即使在战后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 也在日本民众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更在国家政治、外交等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日本是古代东亚汉文化圈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典籍究竟何时开始传入日本难以确考,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史籍都把王仁贡书当作汉籍入日的正式开端。日本史书上有载:

故受命以贡上, 人名和迺吉师, 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 并十一卷, 付是人, 即贡进。

——《古事记·中卷·应神天皇》

十六年春二月, 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

于王仁, 莫不通达。

——《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十六年》

由此可见, 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乃至皇族, 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 更在文化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远道而来的各类中国典籍及文化, 并且将其纳入教育体系中, 使之成为皇室以及贵族阶层的必备素养, 如《周易》、《尚书》、《论语》、《孝经》、《史记》、《汉书》、《文选》等, 都是历代天皇的必修课程。^[3]在汉文化流传至日本的初期、日本汉文学的起步阶段, 日本贵族是学习、倡导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 就是出自皇室之手。而下层的普通百姓, 因受到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等因素的限制, 不但缺少接触到汉文化的条件, 也缺乏欣赏汉文化的能力与意识, 根本无从了解汉诗的这种文体的特点, 更无法以这种外来文学的形式表达思想、抒发胸臆。但对于皇室贵族, 在官方场合能够正确乃至游刃有余地使用汉字写作文章或诗歌, 是他们必须掌握的文化技能之一。例如流传至今的圣德太子所作的《宪法十七条》就是较早的汉文作品, 尽管这不是典型的文学性作品, 但当时日本贵族的汉学素养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历史的发展, 汉文学的创作主体范围逐渐扩大至禅僧、儒人、武士等群体, 贵族阶层在汉文学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及优势逐渐丧失。平安时代以降, 再也没有哪位天皇的汉诗能获得嵯峨天皇那样的关注度。但我们应该看到, 这些王公贵族仍旧保持着学习汉文化的传统, 尤其对历代天皇来说, 中国典籍一直是他们的必修科目, 所以应该也保留着创作汉诗文的能力与习惯。据笔者统计, 从神武天皇到现今在位的德仁天皇中, 约有三十位天皇留下汉诗作品总计

六百余首。其中嵯峨天皇、村上天皇、一条天皇、后水尾天皇、后光明天皇、灵元天皇以及大正天皇是存诗较多的几位。他们的诗歌风格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自然与他们自身的性格、教育、审美倾向有关，但也融入了时代的印记，尤其是天皇权力的变化对诗歌内容、风格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平安时代的雍容气象

从大化改新前后开始步入封建社会的日本，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以《近江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为基础，成为一个逐渐完备的律令制国家。从飞鸟、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实力都不断增强，创造出令后世无限向往的大和王朝。嵯峨天皇是平安前期盛世君王的典型代表，他的前一位天皇即平城天皇荒淫好色，竟将岳母藤原药子“征为尚侍，巧求爱媚，恩宠隆渥，所言之事，无不听容”^②。嵯峨天皇即位后，平城上皇又想恢复自己的权力，因此新旧两方势力的冲突在所难免。嵯峨天皇及时阻止了上皇意图起兵的计划，并将药子驱逐出宫，铲除了平城上皇的势力。在平定这些动乱、坐稳皇位以后，嵯峨天皇开始专心于文学艺术上的创造，寄情于琴棋书画，徜徉于山水泉林，他在诗赋、书法、音律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尤其是其书法被称为平安时代“三笔”之一。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中云：“嵯峨天皇，天资好文，睿才神敏，宸藻最称富赡。”^③他的汉诗多为写景咏物之作，江村北海亦称赞其“云气湿衣知近岫，泉声惊寝觉邻溪”等句“冲澹清旷”，颇为恰切。在清丽淡雅的风格之外，身为帝王的嵯峨天皇，也会在赏景抒怀之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他的帝王之气，例如《夏日皇太弟南池》^④：

纳凉储贰南池里，尽洗烦襟碧水湾。
岸影见知杨柳处，潭香闻得芰荷间。
风来前浦收烟远，鸟散后林欲暮闲。
天下共言贞万国，何劳羽翼访商山。

嵯峨帝在皇太弟（即淳和天皇）的南池避暑纳凉，看见杨柳成荫、芰荷盛放，一片祥和宁静的日暮景色，让他沉醉于自己治下的太平盛世。最后一句应出自杜甫的《收京三首》其二：“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此诗反用其意，不必寻访商山四皓而四方来贺，说明嵯峨帝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还是颇有自信的。如果说这首诗的风格还略显平淡的话，下面这首《春日游猎日暮宿江头亭子》^⑤则直是帝王口吻：

三春出猎重城外，四望江山势转雄。
遂免马蹄承落日，追禽鹰鹞拂轻风。
征船暮入连天水，明月孤悬欲晓空。
不学夏王荒此事，为思周卜遇非熊。

如题所示，这首诗以出猎为背景，首联便展现出江山雄胜的壮大气势。中间两联描写游猎的场面和日暮景色，颇有唐诗气象。而尾联则又借用中国历史典故，表明自己应以夏王太康为鉴，要学习周文王以期遇到姜子牙般的贤才。皇太弟的同题奉和诗中更有“不异周王猎渭风”（淳和天皇《奉和春日游猎日暮宿江头亭子应制》）之语，这种敢与中国圣人周王比肩的意气，在后世天皇御制诗中并不多见，究其根源，还是天下尽在掌握之中的权力与地位使然。

从嵯峨天皇诸多汉诗中还可以发现，许多作品都是宴饮雅集或与臣子酬唱赠答之作。像一些诗题中标明的“重阳节”“九日”便是每年的重要节会，在这些节日天皇常常召集群臣举办宴会，宴会中

不仅会有珍馐美味、丝竹管弦，赋诗唱和更是必行之事。更有“花宴”相传是嵯峨帝之首创^⑥。这类君臣唱和活动，与天皇自身对诗文的喜好有关，同时也要求皇帝具有强大的号召和领导能力。天皇的权威性使其希望自己在诗才方面保持技高一筹的地位，而群臣也力图在诗歌方面脱颖而出得到天皇的青睐。[4]因此，嵯峨时代的唱和活动，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天皇权力鼎盛时代的一种反映。

在雍容气象之外，嵯峨天皇的御制诗中还有另一种隐逸之风值得注意。例如：

老翁吟^⑦

世有不羁一老翁，生来无意羨王公。
入门忘却贫与贱，醉卧芳林花柳风。

这首诗应是嵯峨天皇退位以后的作品。当然，对隐逸的向往不是嵯峨退位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在嵯峨天皇在位的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富有禅意和隐逸倾向的诗篇。在日理万机、政务繁杂的生活中，佛教和中国文学中的隐逸成分为其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这首诗中的退位嵯峨天皇自认为是一个不羁的老翁，忘却富贵贫贱等世俗纷扰，全身心地沉醉于大自然的芳林花柳中。透过这些隐逸诗，我们可以看到功成身退后卸下了重担的太上皇开始真正享受悠闲自在生活的惬意。

二、中世的“气骨顿衰”

平安中后期贵族官僚崛起，自9世纪中后期藤原良房称“摄政”、藤原基经称“关白”开始至明治维新前的近千年中，天皇的权力逐渐被架空，甚至连废立问题也被“摄关”或幕府将军随意操控。尽管也有天皇为恢复权力进行的政治改革或斗争，如“建武中兴”，但都是昙花一现。所谓的“皇家愿复唐虞道，万国咸夸圣德明”（后小松天皇作）等等也只是天皇与众臣表面上互相恭维的客套之词罢了。江户时期德川幕府颁布的《禁中及公家诸法度》，明文规定天皇和皇族的宗教国事活动、日常行为、官位晋升、年号制度等都必须按幕府的指示行事。在大多数时期，天皇的日常生活内容除了参加节会祭祀等仪式之外，或游乐，或谈经论道，有时闲坐无事，便召来几个近臣制题歌咏，聊以度日：

元应元年五月廿三日，今日徒然之间赋诗。

元应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早旦御徒然之间，勒诗可作进之由有仰，仍卒尔作进之。

元亨二年二月十三日，徒然之间召公时、家高朝臣、在成赋诗。

——《花园院天皇宸记》

这种情况下所作的诗歌，多是同题唱和的娱乐消遣。天皇失去了指点江山的帝王气魄，转而专心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中写景咏物，以图逃避现实。即使有抒怀之作，表达的也多是“行年四十明朝过，从此此身何处凭”（后水尾天皇作）、“二三同志二三籍，浑是茫然与岁移”“人间万事方难奈，一岁遑遑一岁成”（后光明天皇作）的彷徨与无奈。面对前代诸位天皇的光辉功绩，只能惭愧地自嘲一句：“愧违鬻帝脱衣德，还觅重裘觉体胖。”（后光明天皇作）

在天皇们这些粉饰太平、百无聊赖的汉诗中，后花园天皇的一首诗却颇耐人寻味：

残民争采首阳薇，处处闭序锁竹扉。
诗兴吟酸春二月，满城红绿为谁肥？^⑧

这首诗出自《新撰长禄宽正记》，当时的足利义政家好奢侈，大兴土木，后花园天皇对其骄奢淫逸的行径颇为不满，因作此诗。典出《史记·伯夷列传》的“首阳采薇”本意是赞颂忠臣守节，但在这首诗中采薇的却是那些食不果腹的“残民”，一个“争”字更是描

绘出一幅民不聊生的悲惨画面。最后一句发问中的“谁”也不言而喻，上下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不禁让人想起杜甫所哀叹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但更耐人寻味的是，这首讽谕诗的作者是后花园天皇。一般来说，这一类型的诗歌往往是下以刺上之作，士大夫文人有感于社会的黑暗或动荡不安，遂以诗歌来抨击现实、抒发忧愤之情。从中国的《诗经》开始形成的讽谕传统传承千年经久不灭。在日本，一条天皇也有诗云：“席上英才宜露瞻，由来讽谕附诗能。”所谓“兴观群怨”之“观”，便是指统治者可以通过这些诗歌来“观风俗之盛衰得失”。但后花园天皇却是先观察到了民生之艰苦，而后再作诗歌以示幕府将军。可以推测，是君臣权力的颠倒，导致天皇不得不以这种非正式的且委婉曲折的形式提醒大臣体察民情、不要骄奢淫逸。这是百姓的悲哀，也是天皇自己的悲哀。

另外，这一时期的天皇御制汉诗也延续了前代的隐逸主题。如后光明天皇的《黄花》^①：

妆如金玉莫催溃，可怜闲庭倚壁开。
幽谷甘流须益寿，高台美酒顿消灾。
黄光灿烂照眸去，芳气悠悠掩鼻来。
人生本斯非尔志，早撮隐逸避尘埃。

前代的天皇赏菊多是想到菊花“闻道仙人好所服，对之延寿动心看”（嵯峨天皇《九月九日于神泉苑宴群臣，各赋一物得秋菊》）、“能除疾病亦延龄”（嵯峨天皇《九日玩菊花篇》）的寓意，但后光明天皇看到的却是同样“金玉其外”的自己痛苦的内心世界。相传后光明天皇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与幕府发生过多次冲突，但他的汉诗却常常显示出一种清新恬淡的风格，时而也流露出种种愁绪。诗并不如其人，大概也是因为奋力挣扎意欲改变自己的困境而终究未果，于是只能在诗中得到些许安慰和发泄。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在花园天皇的宸记中，也有类似的避世隐遁倾向出现：

凡身多病气，性禀意闲，自幼少之昔虽有隐居之素意，未遂蓄怀。遗恨之深何事如之哉？气力太弱，定为短命之身坎之间，心中常虽思学佛法，事与心参差，人间之习尤可叹。溟遂素怀，然而不能忽遁世。至愚之情叹而有余。凡无常转变之浮生，谁人持松椿之算？少水之鱼喻诚铭肝者也。间对经文虽起忏悔之思，时迁事去，牵妄想颠倒徒送日月，诚痛哉悲哉！出家之志逐年虽深，徒被引世事，自虽生忏悔，其心不能遂之。若道念深者，何厌世事？至坚不磷，大隐在朝市之谓也。如予愚鲁者其心浅近，尘累易烦，常为退屈之故。虽思遁世，其心又不能成之，是并无道心之至也。可悲可悲！佛天之照览欲何为？终日徒然无成事之余，述心中之蓄怀也。

——《花园院天皇宸记》文保三年正月廿日条^②

与平安时代嵯峨天皇等人相比，这一时期的天皇与其说是向往隐逸，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消极的逃避。他们对于自己所面对的政治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无权参与政事成就一番事业，只能困居深宫而茫然度日，再加上禅宗潜移默化影响，天皇们自然期待摆脱身份与环境的牵绊，实现精神上的自由。然而这种憧憬也多停留于笔下，他们难以像平安时代的嵯峨等诸位天皇一样可以决定自己的进退出处，退位与否也并不会给他们的处境带来实质上的变化，因此所谓的隐逸也只是镜花水月般的存在，是天皇尴尬地下一处藏身之所。

三、近代帝王气象的回归

在明治维新后的 1898 年，日本正式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

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拥有任免官吏、统帅军队、召集议会等诸多权力，在政治军事、宗教各个方面都确立了绝对的权威地位。大正天皇是继承明治维新成果、近代天皇制形成后的第二任天皇。他与父亲明治天皇和下一代昭和天皇相比，在位时间较短，身体原因更导致大正天皇中后期只能选择由皇太子裕仁代为摄政，因此后人对他的关注度并不高。但客观而论，大正年间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向上态势，大正前期成为自明治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盛世。并且恰逢一战结束，民族自决浪潮十分兴盛，大正社会的民主自由的气息也很浓厚，后世称之为“大正民主”。

大正天皇本人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君主，他在作为皇太子期间便巡游了日本全国诸多地方，并且深入到农村、学校，考察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丰富的巡游经历也激发了他的创作潜能，相传留下一千余首汉诗作品，经后人整理后有《大正天皇御制诗集》，收录其从明治二十九年（1896 年）到大正六年（1917 年）间汉诗作品二百余首。即使仅公开可见的这二百余首，也可认为是历代天皇汉诗创作数量之冠。大正天皇与当时其他诗人一样，浸润于日本近代化的氛围中，对日本社会、政治的种种新变化有着深切的感受，也将这些新变化、新事物真实地记录在诗中。关于明治维新后天皇的职权，大正天皇在身为东宫皇太子时期便接受了相关的教育，也受到来自父亲明治天皇的言传身教，对天皇的日常生活的了解程度自然不同于常人：

至尊^③

至尊九重内，夙起见朝廷。
日曜无休息，伫立负金屏。
万机听奏上，仁慈悯生灵。
余暇赋国雅，讽咏不曾停。
日晚始入御，圣体自安宁。

这首诗作于明治二十九年（公元 1897 年）。这个时期的日本刚赢得对清朝的甲午战争，在亚洲初步确立起霸主地位，并开始进一步与俄国争夺在东亚的利益。明治天皇作为手握重权的国家领袖，要在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局势中为国家政务殚精竭虑、难有闲暇之时。面对这样的父皇是心中充满崇敬的。

大正天皇在历史上的评价虽不如其父皇，但也算是一位明君。他的诸多作品也表现出作为一国之君关心民间疾苦、励精图治的一面。例如下面这首《偶感》^④：

世上何事贪苟安，苟安毕竟成功难。
廓清弊事要慎重，举头仰望碧落宽。
有司为能尽其职，勿使黎民忧肌寒。
磻溪老翁宜出仕，今日不须把钓竿。

此诗不符合七律的平仄对仗规律，难称律体，但其明确表现出大正天皇欲兴利除弊、求贤若渴、希望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抱负。透过此诗，更可以看到近代列强争霸的世界格局中，一位日本君主追求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他在眺望大海时，对大洋彼岸的强国望眼欲穿：

远州洋上作^⑤

夜驾朦朧过远州，满天明月思悠悠。
何时能遂平生志，一跃雄飞五大洲。

这样的野望不分日夜牵挂心头，甚至在梦里也会游遍欧洲：

梦游欧洲[□]

春风吹梦卧南堂，无端超海向西方。
大都楼阁何宏壮，樱花几处媚艳阳。
伦敦柏林游观遍，文物灿然明宪章。
谁问风俗辨长短，发挥国粹吾所望。

这首诗体现了明治维新后诸多日本人的典型思想，他们强烈渴望学习欧洲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渴望日本能“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世界强国，摆脱被压迫的屈辱地位，这在当时日本是一种自上而下皆能领会的民族心态。但在学习列强的同时，天皇也不忘“发挥国粹”、保护本土的文化与智慧。天皇的这种开放而又谨慎的态度，成为明治维新获得成功、奠定日本强国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大正天皇的其他作品中，还能更具体地看到他对教育、军事、鼠疫等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的关心，呈现出在古代天皇汉诗中完全不可能见到的广阔画面，即使是在王朝时代天皇权力还未衰落的时代，也难以看到如此多的政治诗或言志诗。这样的诗风正与时代赋予天皇的地位与权力相匹配，或者也可以认为，大正天皇的地位与使命决定了他的汉诗自然会出现心系天下的帝王气象。这种帝王气象的重现是对嵯峨时代盛世辉煌的呼应，同时也是超越。因为嵯峨天皇及其周围的人文集团实质上还是属于宫廷诗人的身份，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出宫闱苑囿、亭台楼阁，因此也难写出真正关心现实的作品。而近代的天皇大权在握并且经常深入社会考察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他们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统治者。这种国家领袖意志表现在汉诗中就是平安时代所缺少的关注现实的精神和充实的内容。因此，大正天皇的汉诗是比前代御制更具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

四、结论

一方面，“无论是哪位天皇的哪一面，都能或多或少影响到日本的未来，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⑧；另一方面，不同的时代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天皇。天皇无论身处政治舞台的中心还是权力边缘，必然受到权力变化带来的种种影响。天皇的气质、心境、眼界等等，也都被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从以上不同时代的天皇汉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安前期太平盛世中天皇的踌躇满志，也可以体会到贵族、幕府专权时代天皇面对大权旁落局面的辛酸与无奈，更可以看到近代天皇在至高无上的宝座中的勃勃雄心。皇权的起起落落落在日本天皇的汉诗中成为一条幽微的脉络，也为后人考察天皇汉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同时，汉诗也对我们重新认识天皇制变迁下的天皇产生了更多的启发：即使大权旁落，天皇们也不是毫无作用——作为国君、先皇子孙，传承文化、致力于“学问”是历代天皇存在的意义和重要使命之一。这种使命感是汉诗与汉诗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必要前提，反言之，汉诗创作也就成为天皇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

现今可见的六百多首天皇汉诗，整体水平并不算高。大正天皇之前诸位天皇的作品，多是带有富贵气息的唱和游览之作，内容也以吟咏宫闱苑囿中的山水林泉、花木鸟兽为主，稍显平淡单调。而近代题材变化多样的大正天皇之诗，在音韵格律上似乎也差强人意。不过这些汉诗中流露出的天皇的个人情感、以及反映出的社会历史背景，或许可以成为后人认识天皇、认识日本历史的一条幽径。而从整个日本汉诗发展史来看，天皇的汉诗创作从王朝时期开始一直绵延不绝，如一条长河的源头，在向下游奔流时与越来越多的支流

汇聚。尽管越到中下游，这条源头之水越在日本汉诗的浩浩荡荡中显得渺小不堪，我们却不能就此否认天皇汉诗的存在，更不能忽视天皇汉诗曾经引领一代潮流的重要作用，以及天皇长久以来作为汉诗及汉文化传承的主体和象征地位。从五山时期的僧侣到江户时期的儒士，文坛领袖不断易主，而天皇的存在与他们具备的汉文学素养，是日本汉诗能够发展上千年的稳固根基。历代御制汉诗，像历代天皇一样，在文本本身之外，也多了一重象征性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凤林.东亚历史视域下的日本天皇制形成过程探析[J].日本文论, 2021(1).

[2] 翟新著.《日本天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3] 杨洋.从“文”向“道”——花园天皇与14世纪初日本宫廷对宋学的接受[J].文史哲, 2021(05).

[4] 肖瑞峰.嵯峨天皇与日本宫廷汉诗沙龙[J].古典文学知识, 1998(5).

注释：

①舍人亲王著.《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307页

②朝日新闻社藏版《六国史卷五·日本后纪卷第二十·嵯峨天皇弘仁元年九月》第136页

③马歌东编选、校点《日本诗话二十种·上卷》第89页

④与谢野宽等编《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出版)第53页

⑤同上第54页

⑥朝日新闻社藏版《六国史卷五·日本后纪卷第二十·嵯峨天皇弘仁三年》载：“辛丑，幸神泉苑，览花树，命文人赋诗，赐绵有差。花宴之节始于此矣。”

⑦与谢野宽等编《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出版)第148页

⑧内外书籍株式会社编《群书类从：新校》第十六卷第237页

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列圣全集编纂会编，大正4-6年(1915-1917)初版《列圣全集·御撰集第一卷》第110页

⑩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列圣全集编纂会编，大正4-6年(1915-1917)初版《列圣全集·宸记记·下卷》第191页

⑪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宫内省图书寮寄赠本《大正天皇御制诗集·卷之下》第2页

⑫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宫内省图书寮寄赠本《大正天皇御制诗集·卷之下》第10页

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宫内省图书寮寄赠本《大正天皇御制诗集·卷之上》第8页

⑭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宫内省图书寮寄赠本《大正天皇御制诗集·卷之上》第8页

⑮萧西之水著《菊纹大和绘：日本近现代天皇简史》，东方出版社2020年6月版，第4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诗史（多卷本）”（项目编号：19ZDA295）

作者简介：

严明（1965-），男（汉族），江苏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诗歌及东亚汉诗研究；

*赵光怡（1997-），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东亚汉诗方向。